

后 记

经过千辛万苦总算脱稿了。在夜深人静的深夜，我走到公寓外的小小阳台上朝北方望去，只见正面有北斗星在闪亮。我站起身走到二楼房檐头栏杆放开视线一看，北斗星正悠然自在地俯视着大地。

“你能锁上普列阿蒂斯的锁吗？你能解开奥利翁的网吗？——你能引导北斗和它的子星吗？你知道天上的法则吗？那个法则能施于地上吗？”

最近开始阅读的旧约圣书“约卜记”中的一节突然涌上心头。我只能回答说，那种事是怎么也做不到的。

不错，这个地球的二十世纪是“战争的世纪”、“对立的世纪”，在本世纪前叶曾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体制持续，在各自的内部又出现分裂和对立，人们以思想和自国的利益相互争斗。冷战体制崩溃后由于民族和宗教上的对立而引起的地区纠纷又连续不断，还有印度的核试验、与此对抗的巴基斯坦的核试验——“世间的欲望”没有尽头。天上的法则施于地上谈何容易。

庄子的言语里有句话叫“不知之知”。打开解说书是这样写的。

人类的判断常常是相对的，绝对正确的东西是哪儿都不存在的。尽管如此，人类还是依赖“知性”视自己的判断为绝对，进行相互对立和怨恨，这就是具有思维能力动物的人类宿命的悲剧之根源。但是，人类如果不能扔掉这“知性”而又要想结束这种悲剧的话，那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要认识“知性”的限度，超越“知性”——这就叫做“不知之知”。

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国际局势也出现了从“绝对”到“相对”、从“对立”到“对话”的局面。世界逐渐呈现多元化，而且还出现了“一超多强”的说法。但是地球上毕竟有许许多多的中小国家，从这些中小国家中也开始出现了制止超级大国和大国利己主义的智慧。

美中两国隔着广大的亚太地区，决定了定期举行朝着“建设性战略伙伴”的对话。同时，也出现了日、美、中、俄大国对亚太地区的问题进行相互对话、解决问题的契机。围绕着朝鲜半岛问题，为建立永久的和平体系，战争当事国的韩国、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北朝鲜）、美国和中国开始了四国会谈。今年6月下旬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后，秋天江泽民主席将带着“美中首相会谈”的成果，访问我国。在那前后，曾几次死里逃生的韩国总统金大中也将访问日本。

回顾一下世界，有由于得到中国、俄罗斯、法国等国的支持而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攻击必死地进行阻止的加纳出身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有访问一直受到美国制裁的古巴并与卡斯托罗议长进行推心置腹会谈的罗马法皇；有迎接美国总统克林顿并邀请他到自己曾被关押十七年的监狱，谈及来龙去脉的南非总统曼德拉。——这些人可以说都是能够把不同世界连结在一起的“超国籍”的伟人。

要想在这个地球上建造乐园的话，就必须做到超级大国认真倾听大国和中小国家的意见、大国认

真倾听中小国家的意见、一般国家要认真倾听其人民的意见。同时，要清楚认识到，正如不管是什么人都有自己的“出生”和“成长”一样，不同国家和民族，也有不同的发展和文化的形成。因此，必须扩大这种“互相认识”的机会，不断进行对话，从中找到与他人共存之路。

本书的初稿最初是在《留学生新闻》（麻生润社长）的中圭一郎常务，以及当时的总编赵海成，副总编方淳等人的依赖下而写成的。这份报纸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包括台湾人）合作在十年前创刊的，在日本是一份使用中日两种语言的先驱刊物。

中圭一郎先生、赵先生和方先生找了我好几次。经过四、五次交谈后，他们说想搞一次大型连载，从我的生长开始，主要以记者的经历为中心，写写中国以及亚洲各国的事情。当初是一个月一回，中途又改成一个月两回，持续了近两年半时间（1993年8月1日～96年2月15日），连载共达五十一回。

连载登载完后，他们也说过要将其编写成“一本书”予以出版，但我说只是一些无聊的闲谈，出书之事也就搁了下来。

后来，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年的去年9月的一个多月前，月刊杂志《潮》编辑部对我说，“想请你写一下回顾这四个半世纪围绕着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秘话”。那时我和旧交阿部以及刚认识的泉和一边喝着酒，一边跟他们谈到《留学生新闻》的事。他们马上要求说，“一定得编写成一本书。因为明年正好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二十周年。”

朝着亚太地区的未来，美中之间开始呈现出新的动向，在这夹缝中能感到日本步履艰难的样子。于是，我下定决心，从今年春天开始，把一些以前没写进去的东西以及一些新的动向加写了进去，总算能奉献给大家了。

在此，对那些一直激励我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书献给曾把做人的基点教给我、在我小学四年级时去世的父亲。

1998年5月25日

作者